西

東

聞

見

錄

	日体	西國剛見錄
		趙文懿公志卑明
陳文憲公于陛	王文端公家屛	許文穆公園
王文肅公錫爵	余文數公有丁	申文定公時行
馬文莊公自強	張文毅公四維	趙文肅公貞吉
張文忠公居正	陳文曜公以勤	高文裹公拱
李文定公春芳	嚴文靖公訥	徐文貞公階
呂文安公本	張文忠公孚敬	翟文懿公鏊
蔣文定公冕	楊文襄公一清	費文憲公宏
		往行
		宰相下
	目錄,編	西國開見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

費文憲公宏正德六年以禮書入閣與李公東陽楊公廷和梁公儲輔 者某則以萬金路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庫 政正德九年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學士致仕十六年復入嘉靖六年致 寧因銜公旣而寧當得語贈三代欲假此交懽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 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鲅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 仕先是江西盜甫輯而復叛遣總兵李鋐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疽 西國聞見錄卷之二十八八 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分 親餽公公拒之尊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奪鉅萬金冀爲內援 宰相下 往行 能えーナ人 嶺南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張 董五奇甫 輯

毗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詩責公公引外請休退遂有旨令 乃遣邏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 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日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艴然而入日公自任之 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又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 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察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淸源濠黨陰遣人 旣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于關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 北無暇東顧逐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爲動且謀與弟寀起義兵勤 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為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緣方一意向 餘貲遂以是復寧乃已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達遂擅兵反 大學士費宏編修來當護衛之再請也目言明沮巴懷先事之憂及逆 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機徹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 公功開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 往公皆爲之贊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

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于畿郡列縣者大爲民累而 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旣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 起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 亦召用時正德十六年四月也公具疏辭温白慰留戶部以各省逋賦 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 錦勢頗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振者固多 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大同卒叛殺參將買鑑巡撫都御史張文 通二倉公議以外衞軍士終歲勤働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 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 時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勃起公而來 君續齊君之變易君費御史章君綸甯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 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 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崑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 馬及價各十之一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 **吞 匯 喝 觅 转** 宰相下

色を二十人

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疏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 乞休上允之未幾有旨起用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 古大臣事也吾豈務謙遜之虛名心事君之大義哉遂于六月朔日冒 于進取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 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爲榮嘉靖十四年公堅以疾 聖製皆命公和之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大雨上御平臺召對 之鎮城以安時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賀自是日有 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爲帥朝議不可公 算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瓊提督京邊官軍數 **干駐宣府傳輸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瓚领稍振軍威又** 下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來卽北調恐涉于引用親黨之嫌公深 署以行時弟寀方爲南祭酒適北員缺上欲用寀谕吏部推舉成命已 日莫若始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 飛傲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

無一人祖餞於道路人多有揶揄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 然之即上解疏上亮公之誠案不調 疏攻公於朝宸聰尚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璁於道公求退愈切上屢 取回京則公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瑪深懷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 官聞之動容公聞之亦愕然為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 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上忽降勅論宣揚二臣罪惡于午門百 陳張桂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革 閣時武皇帝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 楊文襄公一清雲南安寧人寓京口正德十年以少傳武英殿學士入 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謀于霍公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 日朝命方下未可遽變且璁妻久亡每欲歸塟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 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論懲戒言官多有論劾給事中陸粲上疏極 疏乞休允之嘉靖四年以兵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復起公入張桂二臣 塵埃中萬一奸發奈何疏入武皇帝大驚遣官釋諭正德十一年公屢

色をニトへ

亦未及審遂依擬行以削公秩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 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 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 無决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公再起日夜合謀誣前籍張永金 實擊於楊一清又當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遣官齊賞金帛於 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書 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之盛近未之有也適大學衍義修完 俞允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于南郭門外者有祖于五里亭十里亭 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奕棋如故卒無一言及之公之寢疾也前半 少者乃永弟容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內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 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 見公偃然自負日若吾在閣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 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行之疑矣璁回京 降温日慰留時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衷曲

47 :: . . .

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 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屬永日公班師入京見上先 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幾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服公料 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 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 漢上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 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日何謂公日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 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日藩室寬易除國家 德五年庚午慶府安化王真鐇反每夏殺巡撞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姜 病今將何之公病走耶及間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隱公沒先正 **三三百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新從莊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 也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公遂卒是夕寒風飕飕堂戶閉皆洞 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 月公當自數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

Sedan Brance

不軌途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承抄沒其家矣上命轉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 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鍰時刻永勃然作日老奴何惜餘年報 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里寬漫城僅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 **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 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嘉靖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 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暨公千 信公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餧 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 巡撫陜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延綏城堡據 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 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跪言請屛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日卽不濟奈 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于

**卷之二十八

徵士馬則徒費獨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鍰不及事繳使大兵旣集務 裏頻年早荒倉廩光虚饋的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後聚忽散未至而廣 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 馬池上匯宸慮勅公經理公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當究心但腹 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 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 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衞兵部奏下總 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折牆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以我 制尚書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 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鎭巡屢奏乞築牆 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 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三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 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等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 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

老之二十人

等相下

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 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 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 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 怨不足恤此臣區區大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 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 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 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二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 以過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陝西財匱民勢修遵之役人多異議 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事夏以安內附整飾韋州 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 臺躬親閱視廣集衆巴維采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日修 之勢公日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愚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 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 蔣文定公冕以正德十一年入閣時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 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至嘉靖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事公隨出所受珠投之地以分犒之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實 省覽時有人競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 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 言宜必憎兹多口但受思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 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贼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 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 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 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 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 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為 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于無策醜虜聞知

後さニナル

云用鑒者於朕爲學有益公之入相特膚簡用如此次日早奉手勅陞 市一己之私思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宰相爾之陞官皆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朝廷之官職 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瓘特論之今之內閣大學士不比古時 爲張禹孔光也獨陳瓘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 效忠未爲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如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决不 舉陞兵部侍郎卽自劾因及公隨侍南狩之事公與面論曰爾謂冕有 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吳廷 翟文懿公鑾嘉靖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推 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即蒙上點用遠菴楊公具揭仍用循資聖諭 疏論冕以示鄉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權意同但曾布宋時宰相當 愧於古者四人其引韓愈諍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冕隨事 陷虜非為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 臣子所過諸侯王儻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賣之且會皇帝棄羣臣

手動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日清謹學士同時選菴楊公羅峯張公見 倦邃菴稱公曰吾觀先生悉心章疏朝廷有托矣頃之欽命文書官齊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選菴楊公木齋辦公南場 察之至有票擬將上改正者張公每爲之愧屈後公獨揆三月時機務 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旣而據理開陳得失且曰國事非一家私事公其 顧問羅峯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奠 買公皆先朝者舊與公同居揆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 奉聖母章聖皇太后構崇先殿特隆孝養既考厭成大陳法部卽日命 公凡三接天顏奏對明正剴切真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美又皇上尊 陛西睡撫臣某人之旨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 盤錯公鎮以和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上亦委心用之嘗疑 服日公博物治聞如採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閣中議論不合 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同事諸公時有密啓公獨無上書話之公奏 曰臣恭逢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怠忽也上當 西田田見幸 卷之二十人

輔臣爲致語詩章以進上顧左右日日晡矣其令速來公受旨援筆立 就致語二上覽之嘉悅是後上元令節及瑞慶之辰上悉命公爲詞章 輸欲將士知朝廷思念邊人戌役之苦故遣我重臣親賽重賞以勞之 鎭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 今知之矣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聖駕大狩北虜犯邊徽擇可往者上 容納約上察公中資爲之霽容李公戰僧問措退語人日石門氣節吾 上欽重置于法公難之反覆諍論作旨上震怒公叩謝復披遷肝膽從 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公嘗與序菴李公奏對上前票擬某人之罪 每業眷獎時有思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鵲頌靈雪歌甘 路極為重鎮兵馬錢粮詞訟甚是繁夥止有一魚事總之事多種滯具 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公即時厚賞趣題奏之宣府乃北門銷鑰兵分五 程務使邊人實霑聖思又欲速畢王命以舒皇上北顧之懷公所至宣 及賜飛魚服銀椰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略邊務其總督 起公充行邊使暫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璽書符驗旗牌

處中通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命代攝公卽哲衆日鑒受 亦不可行逐命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聞得准修築恢拓堅固城垣歸 實扼其吭贼望見輒引去雲中賴焉自花馬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 敢櫻土地千百餘頃遂至荒棄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 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扞禦之功居多工完聖心嘉悅 至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 願是關為華夷之限一關卑险旣無城池又極圯壞每土魯番犯順直 廷體悉至意吾敢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直抵嘉峪 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朝 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魚曰過此即河西金城五郡番夷雜 為大同藩籬星雖棋布斥堠相望嗣是而後戍卒乘高望遠據險設奇 大學直抵城下駐牧殺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 題添設參議一人上可其奏大同北路延袤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達賊 前公至西河間土人云吾儕每間頒紹給賞軍士引領翹望如在天上

Ī

卷之二十八 *#下

神京尤爲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的圮壞缺少者急宜修築補給以 峯口 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岭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調播按日此處密邇 張文忠公孚敬嘉靖六年以禮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八年放歸尋入 民卒年七十詔復官 目中近歲以來邊警頗熾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候 巡邊于九寒關河險易士馬強弱糧館虛實膚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 備不虞慎勿虛應故事庶仰副朝廷責成之意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 懼頒給犒賞軍十皆加額嵩呼人情始安事竣入關歷薊州沿邊及喜 海至廣寧適值叛卒甫平人心汹洶公至教場宣離朝廷思威解釋疑 票擬公倉卒批答脗合單機嘉靖二十三年以少傳謹身殿大學士爲 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黃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運化永平出山 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纊之温哉還自嘉岭關 必會撫按等官當堂唱名目視給散間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有 今日朝廷念我邊人遣閣老散賞百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資公

窾旣遊於監司守相間毋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成進士時上以與 十年致仕本年復入十一年致仕十二年復入十四年致仕十六年再 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 而中外土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 考不得稱本生父因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 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 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 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 理上書大略言上旣以與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 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及后者久之不决公官大 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 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 起不出卒年六十五公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歌 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

卷之二十人

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 上變言其詛魔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 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關乃 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 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俸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上指 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上不懌而昭聖之弟 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皇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 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而上所 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 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 法即怨謗弗恤也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 間而盆侃侃自發舒亡所避上愈器之公念以會生片言當人主意非 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 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

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 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與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 世延齡得長繁矣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十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 為重語欲以陽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 愛死四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侍考敬皇帝相也上故 獻夫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 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公在內閣當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 于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 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重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 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 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爲私人開倖門壞祖宗選法 公者半公沒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沒未幾居第浸風雨力不能飭 凡數話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 交疏云凡臣之所不爲皆彼之所不便也皇上試召吏部問之曰張孚

官九也在位日只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 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霍文敏公韜嘗與呂徑野書日生敬羅峯者 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故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 故例蔭義男義姪家童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 芝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當片言干預內官病故 七也門無私謁夙弊盡絕入也三點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素卑 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伯 **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 聖主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寃命破散蔽上之姦黨二也在 謂其一心忠于朝廷絕鐵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 來曾專主鑽求將官任某鎮某帥求將官任某營壞祖宗擇將之法否 商作盜賊主壞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 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濫引賣窩買窩爲奸 卷之二十八

他又云几今之人附下問上不足爲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峯在位無

秣馬許掠田禾悖之悖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上問輔臣云何公 云何且督飾都御史隨地飾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精從征甚則 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為謀第一市以鍰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 **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論其意** 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旣又言鸞調邊兵入衞以其習戰足當虜鋒 關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 也旨善之悉罷市議毋開端鸞敗誅癸丑徐邳大盜饑民輕爲邪上用 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大羊無厭何示之弱 呂文安公本初姓李嘉靖二十八年以少詹入閣庚戌秋八月虜蔣郊 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幷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宮內帑銀五 仇鸞整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公上言此附律也卽罪在 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巫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 亚出視朝安中外心旣則以郊堡僵尸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船埋鵲 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爲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詈焉何也

、卷之二十八

時光禄寺歲多冒破上命舉較著者以聞公上言光禄故額二十四萬 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公曰二水交衝故多潰决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 街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 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城南面 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旣而河復淤請遣祭山川岳瀆之神水 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撤遂以爲常清問及之計深遠矣 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誤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屬蓟兵 豐一緡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與較之年終可省 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其年大同歲 乃就下省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說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即以一面 出不庭皆發京軍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兵扈南狩蚤見者以爲不然 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兵入衞起自何時公對曰祖宗四 經費三面可以類推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政及當 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上

其在天倫則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己酉爲靈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 上刑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 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上太怒傳 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出居外獨奈何卒不納明年復請 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有中宮 裕王始冠命公贊冠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公對日名分未正 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機論不納壬子春 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 諱言立儲言者見罪辛亥禮臣疏請公奉日陳言自古帝王莫不蚤建 三飯請罷之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莊敬太子立無何薨上 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禄有供大官有精復以在直日整 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糾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 歲贏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宮掖撙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 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文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破器之歎

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糧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 民力以舒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絜爲令嘉靖四十年以少傳武英殿大 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德祠事龍山公既家食察民間大 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公宗憲董其成迄 **詎置之度外耶恍者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君命而與大役譁** 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餘姚故城江北 臣其在肺腑公雖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機諸 引身下逐躓公上其後上孳孳求舊擁格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 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公居三品之上弗從旣 學士丁憂改姓呂卒年入十四 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淮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 則擬以品為差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 制令之國卒之羽移考開太平公誠社稷臣也庚戌進士賜宴南宮禮 京一之國人心自定等詎以人廢言上心然之即論輔臣景王當遵祖 を マニナハー

乎公日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 師事之何忍毀也字敬日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 革嶽濱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遜曰高皇帝少時作何可據公 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公盛氣語之公徐理前說且日高皇帝盡 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怒日若叛我公正色日叛者生 少作学敬類盡赤日爾謂塑像應古禮不公日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 孔子王號去像為木主於選豆禮樂皆有所抑損首揆張孚敬錄上指 無逸殿時虜闌入塞遂薄都城公疏請擇邊將之在司敗獄者戴綸歐 督學校久之乃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與閣臣張治李本同直 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上亦緣字敬意為 日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 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歸聲亡異同者公獨陳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 徐文貞公階嘉靖三十一年入內閣公爲編修日上好更定禮制欲絀 或問以難公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遷黃州府同知歷浙江僉事提 卷之二十八 幸相下

殿上謂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飢賊耳不足患公曰薄城而軍殺人若 者以膚求貢書至叩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嚴嵩等且召對便 倚公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 之上日可爾得無驟乎公日廣鴟張甚中外方海海特陛下而重得 責其暫出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惰歸可 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 陳然日期策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日請計緩之上日何謂緩公日請遣 問公公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 十全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公與李公本從臾 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日要有重于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否上 刈管何謂飢賊上日然復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日禮部事也上復 公中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 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請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上雖褒 **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陛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

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公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暱嵩盆 爲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聖子神 促更議就仁宗稍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議 仁宗不必然而孝烈可速稍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 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 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于心者夫夏廟五商廟 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詞以 奉先殿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 **欲以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爲先入廟者請祀之** 非中外公論恐于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 飭中外責數當事有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公疏弗許貢公 可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考潔皇后又眷考入太廟 因薦故按察副使弄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

非虏本情不宜示中國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申

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毋爲虜外囿何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 之下禮兵二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 敗妻子學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謂公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 乃弗果併鸞自是不悅公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問功上復下 騎帥陸炳出稿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上 侯鸞所云導掩答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 惡忌公鸞時利屬國虜朵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 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數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 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護昔不肯吐 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候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上要 甚彼所爲耳西因兵部·以馳使奪其印灣 契眷龍亡雨而其後言盆不鮭顧盆縱肆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 公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公一子入監上手注加少 入衛頓精侯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流言漸狎聞公挾緹 卷之二十八 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

當盆之故公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 是謀稍息矣上既誅鸞盆親重公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侯鸞 知自公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 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 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 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眞有以 上以所蹂躏多公鄉公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 又請罷提督侍郎孫僧上始格於嵩不盡雖久而皆用之是時倭事起 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 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嬴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 阻接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 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廪以資賞費

臣子何忍安枕請策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

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

言去嵩然念其供奉玄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 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日官此邪物 郭樸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鬻嚴調察以防挾號上即爲 天下令擬詔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鄉應龍通政參議得旨 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袁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 **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矣居久之上雖以御史** 壽宮時公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卽 播兼工部主事同閱視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 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 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狗賄囑上即為罷歐陽尚書而拔 營兵列宮城外為儲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 恐欲以大營兵入衞公謂外兵衞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衞玄都而 尚鉅請以賣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上悅如公議而命公之子尚實丞 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于公 * 卷之二十八 幸福下

恃彊益發舒矣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公謂巡按權重于糴粟御史 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 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實而容 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櫻之 知人之難公對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 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論上問公 煒數出直公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公則 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遭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 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責閣 選諸司以用舍刑賞選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威侃侃冀行意矣會袁公 安於是公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盧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 而爲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外也上悟輟分宜直盧以賜公中外人情大 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 公日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公

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慰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虜後餘牆子顏闌入直趣通州報至公草 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一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 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緩以要之於奏功疏擬上云 勃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濬等巡視 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 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 急為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 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宜 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 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錄 鍰公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兵與日鲌益增 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 一補宗藩之禄不給者廣大寇張建平上以運籌策歸功公公力辭僅

楊博疏公請巫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 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羇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 傲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請於上亟賞之 ● 卷之二十人

塚具十中年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士顏及一片石公又請城張家 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盆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 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公言非尾賊乃 緩急何特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 所處分而未發公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 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號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 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

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為重大學士袁公煒故公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

氣凌公上公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

平以語公公第日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上權請急而歸卒於道得

煒以故益攘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爲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意不

日復請益二輔而上復群之公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 計俾恩威常在上而紀網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攘耳於是公緣上 知天思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欲久用首臣者稱爲主權國政 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公跼蹐言臣雖庸寧不 **威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而亦狗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君** 中謚曰文樂而還志稿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快煒 為可卽可以為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公謀進尚書吏部嚴 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數十年之後今以 繁即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這先朝露即有繼 首者以不時請骸骨入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思 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 得無爲彼笑煒旣歸道死公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樸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樸 而徵訾公之韓公稻戲謂人吾為尉則畏守為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

益公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馬成能復推其意爲疏語婉而 等度之非敢爲冒犯也謹錄申聖論令彼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地寬 容之德草具而有同列尼公者奈何不薄譴之公曰即上遽有譴我曹 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時有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語言者以廣忠 且力爭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論詳處何公曰今谕令省改卽處也 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不語事體誠有之然天威在上以臣 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目時四分報答第性氣粗率則言 者公所薦也隆慶三年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一公當穆廟時言路氣 卷マニ十人

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剴切公擬旨稱其多切時弊該部爲看詳毋以

有以開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乃擬上上果不異而時有一邑丞

未嘗不嘉納昨論乃爲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

加詳同列謂公將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答曰聽諫乃朕素心卽善言

列皆難之公曰彼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

時在事合而擬旨謫應嘉爲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能 庶僚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新鄭之鄉袞 其蓄二心賴上病瞶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院考察 法且上累殿下芳语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漸逐崩胡 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于新鄭公前是誤傳世宗晏駕時諸 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驚語日誰爲若言上故無恙殿下 瑞公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戆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亦沽直諫名耳殺 言上過失他所以譏諷公亦不少上恚甚速置詔獄欲殺之且論公姓 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掌集中上偶不豫時穆宗在裕邸而有誤傳上 取瑞琉讀之得毋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上上能不殺海君爲異然亡 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 官卑廢言于是人人稱頌君明臣直海中丞瑞者爲戶部主事上疏極 入直者爭移其直鷹書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 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爲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

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人主之尊能以論斥成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 外言路之攻新鄭者屢上因相激爲置其傳致公益堅而移仇者亦遂 **救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糾新鄭者公乃具疏** 所以請留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思欲從所奏 調論教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 公上疏候數月愼擇乃可時新鄭之鄉袞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 則涉狗人而不能持陛下法思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當 卷之二十八

一一自飲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例以請名額公既用恭敬不衰上或 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瓿手書方以賜慰諭諄懇如家人父子而公 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錠 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有諸少年所辩者未嘗 已而至戌且長繋戌長繋不已而至慘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君者 日爲帶資又擇绣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公當病散上遺御醫診視賞

適頃刻期人以謂公公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

臣咸惛於不敢隱而快于得自盡故公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 嚴文靖公訥嘉靖四十四年入閣初授編修再同考會試其所得多名 也公于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貨且 廷尉若屬無所用深文雖其宛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 下者上果盆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盆重所論建裨盆亡間公旣 揆覺而逆謂之曰守吏官寂寂踰十年且久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 之俾公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首 賀寮吏皆有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爲創見無有一時稱之 杜干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出入者大計捧 年計以得上意而後可有爲于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 日以寬大廣上意又能釣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有吐必盡征鎮大 不即書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首揆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 **算健七箸公謝曰宦廢温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今奉職亡狀幸** 士垂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埓得幸首揆首揆欲偕遷

いたコテレ・ ----

李文定公春芳嘉靖四十四年與嚴公訥同入內閣先是有詔命公授 卽 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情游解慢漸以成習 束約行徐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 執而繫治之以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囑也曰吾寧冤此守不能自廢 我必不汝貨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杜曰外跡 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漿炙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若負 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傷 入內跡毋出蓋門之雀可羅矣一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 人大小前即 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上知至 刺中廚置殽酒十餘几若晏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怪之旣而悉呼家 不穀愆見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歸而 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 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後爲吏部尚書徐文貞公巫爲上推製公遂大拜 日管事奈何乃爲瑣細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卷

一名コイニーナー

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唵達愛孫也唵達索之急不得要領 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下 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 **逐極言土木之費終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 突入宣大間不及請公日贏粮躍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 而駸尋大與天下謂何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是秋虜騎 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于得請德我必深爲盟益堅虜 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今納敦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 或言勿從公徐日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 願歸亡納款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辯不决或言從之便 **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爲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 得請不得不已抱無益之左質啓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拒虜爲 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市熟與一旦用兵之費况虜志在 時煥然會徐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旨重建翔鳳樓公

靜未嘗侵諸曹職守親故知交一無所私或引崔祐甫諷公公笑日其 守為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用其敗乎于是上 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今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 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以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面曰先帝英 恂恂言不出口至其臨大議引當否則介然不可奪其爲政務寬和鎮 稱快遷陲安堵幾二十年隆慶五年以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五公居常 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册拜我王號歸我遁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 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 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 高文襄公拱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入內閣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 人誠實耶何所容吾私非其人是重吾過也 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閣臣四人各擬二字上上 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 視方略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

養病力求去上驚問左右日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日病甚上猶弗忍良 去疏凡十二故事考察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 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 韶遷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憶然以天下爲己任時北虜頻年入犯中 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賜資有加越一載上配公不置隆慶四年 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隆慶元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 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受風指論公三十餘疏公亦力請 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語上裁兩人緣紅開言者爭誦公擅矣公 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臣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 支乃悔不從公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建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行事而司農苦不 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日祖宗無此 5 外以兵事為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預 見嫌 卷之二十人

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 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時高其遷而 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 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 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义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 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 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循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 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 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 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 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 此倭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 免移于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 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

之說創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 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 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 安然後近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 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隱阻又何望于展布 眞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 二人使為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 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與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阻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 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 日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循恐 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

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擇知兵事者

才尙隱淪有何兇頑尙梗化有何利當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 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往大計時詮曹祇 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公攝吏部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 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粮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 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 所畏而不革皆得言之令封議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 無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 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参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 學曾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禄爲都御史 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 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槪以 也于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 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間法司故贖唯唯 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嶽獄故事府部 卷之二十人

進十講律之會定王宮階授之條議有司捕鹽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 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 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 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開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 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粮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將寬其額 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豎遠方 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 親內轉之列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擔按舉劾之差數京官考滿之實分 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 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贖至後 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 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 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 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

をとこ十人

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 耳從之則非計不從則失威令撫臣疏請征動而國亨亦奏辨吾意雨 滅何爲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 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 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衞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粮爲征勦計公曰嘻 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 是挑之使鬭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 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維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 禍不冽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 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讎殺何謂叛逆而擔臣以告國亨 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眞過言之則 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實際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 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 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

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 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 來果喜日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既約以無事而國亨 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戰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 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 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 至投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買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 廷以檻車建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目祚奏至請還其父且 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所爲惡如有罪朝 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日 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 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齊以章服又語邊 至日首婦甚愛其孫而老首甚懼其婦泣欲得孫矣公日虜敢擁兵來 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

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日虜豈能不畏死哉偵 請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鷲異常其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年不 其榮龍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趙全等至公親 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 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轉蓋鼓吹送之又 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所為也世皇縣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 房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日鳳閣右日蟾宮門日宣化牆屋皆繪 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 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 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怨而中朝疑畏日 是處有兵是處有粮人有關志不敢入耳逐收獻盡赎于市全等顧其 臣令盛其翳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 卷之二十八

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日講今虜求貢于

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

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当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 使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 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 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 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 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點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 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 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思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稽 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 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 毒可以省內帑之供您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 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怠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茶 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 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

流さこしてし

二十六

宮矣拱日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皇上還宮爲是上稍沉思日你送我 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 而制之諸所為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也虜得 十二日出視朝旣鳴鐘百官入班高拱自閣出比上過會極門望見御 之矣隆慶六年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 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 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今三十餘年而疆 甚固甚有欲告語意拱即奏日皇上何為發怒今將何往上日吾不還 臺怒色立欲就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上見拱至色稍平以手執拱衽 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拱及張居正疾趨至乘輿所則上已下金 路中乘輿在焉疑曰上不御座竟往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 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 **赢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 拱對日臣送皇上上于是釋衣衽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日看吾瘡

手拱對日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日有人欺負我拱對日是何 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工上憤恨語拱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 執拱手拱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踘踖不安上見如此乃釋手拱始下 手未釋顏色相顧眷戀藹然時居正及國公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 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乾清宮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旣 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拱曰我 道於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于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 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旨上來拱途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 得旨拱乃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拱 怒恐傷聖懷上不答良久嘆語拱日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 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尚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提拱 拱居正跪承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卿等詳慮 叩頭又與居正希忠同叩頭拱辭出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 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皇上病新愈何乃發 色さ二十人 宰相下

有命召內臣拱輕居正及閣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 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顧命也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矣上大漸未中間 皆散人心稍定而拱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上覺益平愈拱問安札子 於西闕內臣房有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 乾清宮門外宿拱即請內侍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條大內外 奏之拱隨語內侍日奏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 有御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拱等還家於是乃還上付托之意乃 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在朝房宿不敢去宜降旨令各回辦事 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旣傳聖體稍安拱即上札子日臣聞聖體 於是拱居正乃就西闕內朝房宿拱夜不能寐披衣坐候宮門開即入 臣不得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 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傳旨着閣老在宮門 以安人心拱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即擬旨上以爲然即時降旨百官 外莫去拱即語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

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拱見居正與保內外盤結 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 萬世不泯拱讀旣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皇上厚思誓以死報東宮 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宮寮吏卒 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間巷 禮監印蓋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已時傳旨 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 於閣中而居正亦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 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奏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聞報哭 愛其死望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宮亦 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 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病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 保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朕嗣祖宗 Ą Ę

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貴妃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前太監馮

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皆居正所為前三月十六日忽報上疾重閣 得受顧命且此詔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 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 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幷司禮監輔導 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託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

默然以爲我當事凡事皆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于斯際而有私言於 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 韶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自 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遗 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答云乃遺詔事宜耳拱 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卽疾趨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拱而遂直言 曠手持紅紙套內有褐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 下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趙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

欺先皇之既崩欺今上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 **罷尋嫉鄉人告訐者奏發華亭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諸不法事下所** 德以次開釋諸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華亭者皆斥 中舉朝爲之反目乃修故相某丙舊隙摘遺詔中語謂暴揚先帝之失 附擅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某乙主會試所舉士頤指色授橫行長安 明年首相乞致仕而某乙爲首輔入典機務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趣炎 故相甲與故相某乙厚善踰三年適太宰缺乃起某乙以原官掌部事 某戊被黜某丁上疏論救諸公以某丁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 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先是某丁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 大權悉以歸之而託其爲主于內以蔽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 何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 罪去事乃寢始公再起與江陵比事無鉅細必相與商権江陵有所薦 司驗問問官希指深入三子皆坐遣戍應沒入田數千頃獄上而公得 T 一言而外廷爭謂公去某丁矣於是某戊輩論劾公不少休嘉靖末年

を之ニナ人

冲而奪其處方用事居中公首上疏欲上御文華講讀畢即與閣臣面 為政江陵所薦拔皆引為己功外人知江陵不知師也公乃漸疎江陵 議挺而旨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御批對公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 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公言此疏不發閣 决政事具儀式以請保念以爲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 客百方居間終莫能解也上初即位其大璫馮保嘗計故司禮洪遂孟 中允見爲宮僚不用而用其私人者何也公爲愧悔而恨江陵盆深然 文肅公爲左右中允公皆題陛論德以文定公爲穆宗日講官而文肅 兩家遂如水火辛未今上在東宮議以明春出閣講學時中文定公王 事皆專决不復有所諮問而江陵亦自疑諸爲間者益復以蜚語相煽 思所以間之一日公問諸門生外間云何皆對日師雖秉銓部實江陵 引無不如志而公之門生幕客殷勒杯酒間以私干請者皆不得入則 公方操權據位所爲耳目爪牙用者率非端人故時望咸屬江陵兩家 公掌南院去東宮講讀校書悉以門生充補江陵數舉以告諸人曰兩

欲乘機逐之則以計授保明日召 膏膏x 體國安事獨羠乃或專愎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非也故公在政府 立無所附竟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朝廷置輔設參本爲協心 道勞苦之公仰見睿姿退而額手曰宗社萬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園 陳文端公以勤隆慶元年入內閣今上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于馳 横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則使所親問計江陵方惡公 子安能决事上怒入奏兩聖母皆相持而哭是日給事御史論夠保恣 若金石相宣塤箎共和及當大事决大疑正色昌言不爲首風兩端又 决政事者乎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上日高閣老云十歲孩 梗概在數語間其學以倫紀為大宗操修為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 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心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其 賢抑躁競慎守祖宗憲令罷一切纷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 言執事者第虛心潔己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挈網維獨煩苛進忠 而新鄭高公用專兩家門客乘其陰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 字相下 三 十

色と二十人

猶以荷上思厚義不忍秦越時政缄默以行乃疏陳六事曰愼擢用酌 恭默希所裁决而近倖多緣內降得橫思于是疏言勵精修政四事甚 隆慶初法令盡一海宇教寧公所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 是物也奈何弗好隆慶五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五 幟者電光虹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 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 秋遂乞骸骨有詣公留行者公謝日若知夫燕客乎主人意怠而尚留 實相矛盾而或陰構其間樞機之地獸獸如也公燭見其微遂有歸志 留中論者惜焉時某丙既相銳意有為與某乙相引重然趣舍異意內 切至上心悟已有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 通作法于通流污何極或又消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自標 勤小物慎一介始故居恆不輕取予即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性 久任處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五穀上以其深切治理下所司行之其 名掩耳不願聽日儒者于學譬飲食裘葛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所枉雖疎賤必伸三日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 廷賈誼所謂政整者欲上攬朝網張紀法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 年以來紀網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狗以模稜兩 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日振紀網謂近 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 張文忠公居正隆慶元年入內閣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公上疏言六 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即報不得 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 而朝惠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物用舍决於愛憎 事其一日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 以事去明年某丁以逼去又明年某乙得罪乘牛車出國門彷徨自失 誠懇乃許之仍賜璽書給驛遣行人護行有司致月廩歲役無何某丙 連或爲坐去孰與夫威儀秩秩一辭而退之爲有禮也疏四上上察公 乃歎曰南充公眞聖人也

A. J.

頗言其非急公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公之爲政大約以尊 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難公而所謂大閱者 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日 飭武備欲上修祖宗 不能賬用兵供的百費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 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遠遷轉五日,固邦本謂近以獨賦至半國用 事不貴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 上意果為動合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訾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 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 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 倜儻抗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 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擊而竊譽 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價事之時 **發之擔按行擔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日聚名實調今** 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

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上貨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 為朝弼網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速速恐失諸夷心公卽擢用其子而馳 數十年而不決逐廢寢公下所司以大小鍰急爲期限行之悞者抵罪 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許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鍰之至 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擔按勘者度事 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旣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 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司農頗不便之 通公以歲賦往往延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 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 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 不披靡乃始快於志居恆謂高皇帝眞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 、王耀課吏實信賞罰 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 自是 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公者矣御史劉臺公所 L 隽 一號令寓內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周無所

肯起上為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日先生起吾為速臺竟其獄以慰先生 横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初給事李冰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 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鶯剝公不自安乃 居正受上思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解而僅即暫時吉乎於是公遂披紫 問公恐難於易吉公豔其事乃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 動臣主之而首輔爲副使公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 直姑切賣而付吏部處淶尋補按察僉事王公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覲 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公雖甚惡冰以其解 具硫為解得不杖而奪臺職還里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受册遣聘皆 俄出按遼東遼東換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公以故事裁斥臺臺盆惡 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 公自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公職橫十餘事公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 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公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

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

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摧 起力辨其事謂臣賦性愚戆不能委曲狗人凡所指畫措施一概之法 所不喜宜斥於而留應元其辭峻詔奪用吸官亦爲民公見用汲疏怒 陳炌使論應元時呂公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公四維等擬旨特斥 視爲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公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 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亦 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于公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 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公之葬太封君也巡按御史趙應元以候代 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 應元爲民中外知其所自咸懣懣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炌以非 也今乃徽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即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 爵曰吾自有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 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輩游談失志之徒又從而 衣錦而從吉即從吉吾意其顏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詡謂人何幸躬 * 卷之二十八 ニナニ

部患宗室日蕃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 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 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狗人必不能達道以干醫臺省 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嘉靖末徐公階執政而李公春芳在禮 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 紀網必欲振肅朝廷法命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 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况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 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顧命 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 鼓煽其間相與從意嗾獵冒險鉤奇以凱幸于後日為撄取富貴之計 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其所欲爲分更變亂不至于傾覆 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旣無親信重臣孤 蓄意積慮有問輒發故向者劉臺為胎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 夫耑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忌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負大

繼而請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上復傳 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 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 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金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 進公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錙銖畢盡 或了或奪或一合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奸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 產之已盡奉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 已多四十餘萬金質之院部云因諸省請留獨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 公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 王賂卻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 相計議為宗藩條例于封襲婚娶子女名數禄賜之屬苛為之限至是 為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思 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公面 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語下禮部會議編入會典遵守報可公丁諸藩

Į

三十四

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日審關何不重處之公拜領命乃 彼皆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 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即積穀一事屢奉日中節竟成虛文 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日不敢報云詩獨則日不敢請有何不 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替皇上之思史 愛民如子凡請獨請賬無不賜九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甚矣河南風災輔畿亢旱將來蠲賑恐不能心惟皇上加意節于宮中 又日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 不早賬之則相聚爲盜賬之不可緩上日惟先生所處公復奏上至仁 疏聞之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民間至削檢皮爲粥 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公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於傷

禁止與其惠繼黃之流以求福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

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資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

猶大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賞資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公又曰夫故事

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數事于是江西之巡撫王 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上留神上首肯之于是有獨貨而督責 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 罪而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主至所歸而暴得疾以死 宗載巡按陳炌下有司悉為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傳會之坐遠 堪冀以聞于公取一快而王篆旦夕侍公知公不釋意于劉臺以是乘 聽抗公者惟艾穆沈茂學鄒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 奉行者之旨肅如矣當時大察吏部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已惟公命是 或日戌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公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 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贄公也省吾遂爲維垣具 而女仙之鲵附焉錫爵爲屬世貞爲之傳語播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 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 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者寬其 7127 L L L 宰相下

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非祖宗故事也世宗朝用最爲不節

有言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王公錫爵家近王篆與曾省吾意未 學謨方思所以報公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慈聖 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危冀以動搖上意事下禮部而尙書徐 劾公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囑同知龍宗武 規于公茂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 中悔之既至嘆曰吾嚮者猶豢彘也而今乃使我鷹大耶且吾已愧人 慊則風陳炌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 但已往不足道學謨薨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 在西宮聞之不懌使張貴人宏語公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劾之 使究其人不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慣伺知其爲茂學友也使宗武捕而 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茂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上書有所 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公竟亦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 甘心焉且因以孽錫爵士楚之吳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 公意総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公公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

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註紀上言動與朝 獻日慎賞齊日敦節儉日慎刑獄日褒功德日屛異端日筯武備日禦 敬天日法祖日保民日謹祭祀日崇孝敬日端好尚日慎起居日戒游 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日勵精圖治日勤學日 其事公嘗集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 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且餓死仕期于獄而寢 趙文肅公貞吉隆慶三年戊辰入內閣時文武邊臣建議欲招揀南兵 佚曰正宮闌曰敎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 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 日守法日徽戒日務實曰正紀網日審官日久任日重守令日馭近習 引懋學且報公欲自以爲功而公意不欲彰聞日小豎子耳何足煩白 優詔報許萬曆十年以太保卒年五十八 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 日待外戚日重農桑日與教化日明償罰日信詔令日謹名分曰裁貢 ₹ 卷之二十八

鑄總督戎政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所則盡變太祖分府之 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仇鸞地遂請將設戎政所括內外兵 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 御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以免前代權臣提兵之害永 意以十餘萬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遲于伏誅 樂元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 之眷用意益為庚午上書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 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 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當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 **裨戰守欲因講語中力言之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悒悒懷去志而上** 太子干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勸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 武營於都城之側哉况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悟遂移練兵 于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奉命充講官爲皇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振

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上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兵乃祖宗舊制遂 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起異同乃至朝更 繳動納印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有數 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令勅掛印命將于聞外事畢則 強留公乃共改票止于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 者贈官廕子無乃仇視先帝爲無君之事又引弘治問彭程事欲有以 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 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 **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費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 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高公拱尤衡故相徐階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 某丁因計某甲贓事抵戍後某甲倚某乙辨復力擊某丁與司寇某戊 八公在政府日給事中某甲者為同官某乙族夠同官某丙而都御史 是迄不得逞於徐公隆慶四年以太子太保兼都察院致仕卒年六十 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 K 三十七

者衆然乙益恨公刺骨業已嗾心腹給事某甲者枉劾公公疏怨乞歸 張文穀公四維以萬曆三年入閣時某甲柄國以刑名一切痛絕海內 奪今海內厭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寬大從事 其治若束濕人心囂然公燕居深念問為諸臣言此難以顯爭而可默 允暫馳驛去 老成掌部院事庶上不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解遂 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乙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 給事中某庚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自守抗直不附乙者也乙銳 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請止之某乙聞即上揭謂有成命竟不 休且曰顧上准臣放歸田里令乙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 可止公曰此既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有 懷怒思欲一逞于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 欲因以傾某丙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某己參之寢不得行某乙

着タニート

而吾輩無深求刻責宜可以少安人心及皇嗣誕生公喜日時不可失

時某甲私人遣斥殆盡公請詔臺省舉骨鯁谴亮之臣或超嚴穴或拔 擬旨日奴輩盜我威福久其巫誅之乃下某詔獄論死安置某于南京 不言功而言者或攘以爲功公亦不自明也 根株窟穴之奸于主上之側而其沉謀秘蓋有人所不及知者然公口 自久淹期月間耆賢在列朝宁改觀焉公一秉政而滌煩苛鋤荒穢拔 籍其家言者因追論某甲事上欲窮竟獄公從中救解事得暫已然 至開外言官亦微知上指乃共為疏論某及某不法狀上震怒立論公 上號引外乞有言者上褒答不許是時權聲騎次甚上積不能平語浸 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手詔趣公出憚公者愈不自安則夤緣罪 構除因太宰某丙被劾罷账御史幷劾公御史楚人也上曰元輔忠臣 某甲兒者憚公而易諸閣臣疏上以逼公及某乙以論罷計阻則設事 國家元氣而出諸司所擬寬條凡數十事以進上欣然命行之先是席 乃手疏勸上宜以大慶施惠天下省督責緩征徭舉遺逸恤災告以養 人某關說權璫某將爲公難御史疏再入上怒鐫御史三級出之外公 1 Ę Į ---三十人

杜相結納為言公報日蕭薦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干之吾甚愧焉 者不可以鬱鬱感疾竟不起當公未相時或以媚竈諷公者引蕭曹房 後居件食之名然意所齟齬十恆不能得一二而又念上思厚欲决去 其次率拱手受成以爲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正曰吾不能令千秋 行高所持義又正即欲中之以事未得問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專之 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日尚書國之大臣而輕爲輔臣屈體至仰承其 風旨吾義弗爲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無與柄臣左而公素

甚上深然之庚辰淮揚災時擔至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 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思之俾及於寬政幸 中文定公時行萬曆十年以禮書入內閣時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公 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 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現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 好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

告者班軍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粮入九衛 之語公曰良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日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 亡不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 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粮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 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 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構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覧然日吾尚可 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奸民不得濫免公慮遠矣江陵雖 之,如省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獻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 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張公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 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 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 路為盛世事連邺其它未幾有魏凡貞者以公子登第為言公第請覆 行趙用賢鄭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為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盆張或說公 日人以言舉擅塗也審爾熟不以政府爲射的耶公謝日吾知崇奠言 *卷之二十八 **

皇長子五齡而儲臣未建公約同官于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 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親観之大量不可 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閣臣言力奏上遂止罷 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闖入外廷不及開宿衛不得入公等 略如三營法練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言極剴切上怒謫外 選內豎二千餘人分操練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 **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敎場演武者武宗時事也于是** 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呼爲秀才掌兵杖局駕常幸局觀所造器城因 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飯廢之親王本支棄繼竟擬白麗之有內臣 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 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真之要職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 任廷議洶洶閣臣深以爲虞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 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請上寬之 **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素無可言若老母之**

疑朕立幼歷長欲置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淆 姜應蘇銓郎沈璟相繼有玩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敖解上日此輩 為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宣孝兩廟實已過期夫修講 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網有四親王轄宗儀將帥轄士卒有司轄百 擬薄罰由此衆議纷起上慶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宗室越訴者踵至 讀之故事備朝賀之響儀或不任勞苦在宮中一受册在文華一受朝 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爲皇太子卽封德王崇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 帝有曰朕聞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 公疏宗人計奏魯王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虚實若不信親王而信 也上深然之一日公謂同事曰册立久稽異說遊起奈何乃疏言高皇 姓提舉轄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鈴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 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温然絕無他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得之給事中 此萬世所當遵守者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卽封趙王英 之法體皇上愛子均 一之心竊謂皇長子正位東宮皇三子分封大國

Ą

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上未卽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 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皇上 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皇長子倫序已定今皇上內斷于心 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公賀日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 爲解釋天顏頓和即以册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 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雜于仁疏怒其語戆欲重有所行譴公力 求聖祖之情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聖祖之憂勤上忻然納之上御鏡 于爱于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于獨衷皇上重子升儲不由外廷之陳 疆之福也時以劾璫鯨者衆命公戒翰之公跽鯨于前一一貴數詞嚴 帝御筆勑論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上於語言文字之中 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上以二租爲法隨檢閣中故贖得高皇 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行 草味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 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公又念上輟講日久上言高皇帝經營 名マニナノ

熟番入據莽剌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梦梦有罷款决戰之 音謂皇貴妃每勸册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鄭國泰之疏旣上而不 心二也臣等謂祖宗一定之家法决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决不 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爲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賣皇上姑爲皇貴 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後議獨旺等不信以爲元日親奉玉 妃解给使疑在宮園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 酋全部尚在羈糜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縳獻 議公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質問有猖獗而大 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 可不信皇貴妃未白之心事决不可不明惟立决大計早釋羣疑幸甚 日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論臣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皇貴妃獨 建儲一事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者祖宗不可違悖册立不可 又特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 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上復屢屢言之今年元 宰相下

7.J4 . J . I .

不遵者待十五歲舉行閣臣謂上已有明論臣下自當遵奉稍需一歲 子抱事未可知外廷章疏墹毛而起上怒遂加譴斥而言者猶未已歲 庚寅冬忽遣文書內臣語閣中若諸司不來激聒明冬傳後年册立如 擬樹膝前眷愛特至無識芥可疑而道路部言鄭貴妃方見龍幸母愛 如皇長子天序默成宸情獨注諸閣臣當見于毓德宮上手攜皇長子 中調劑委曲贊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得之者今上聰明英教宮蘭肅 去公具疏中明邊計絡繹餘萬言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俱 **獸散是時言邊事者率未中家公極口辯駁不無相抵牾途交章攻公** 罪勒兵出剿自是莽刺川紀無虜跡而它首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 如公指衆華乃移定卒年八十自古建立儲貳皆人主獨斷而幸臣從 尚書洛藍深雲龍萬世德經略之移檢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大哲之 公疏辯者六解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憑覆按己者意必趣公以 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講廷推鄭 罪酋或送遠人畜又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

着之二十八

賜批答趣公巫出而不及建儲事故事閣臣密揭皆留貯閣中不發科 臣愚妄不諳大計不足責也惟上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誤大典上手 之事聖意已定論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來春舉行小 于上乃可以要上之全信今吾輩與小臣接踵上疏上必訶實小臣故 之數日大事去矣小臣雖犯激聒之戒而吾輩大臣恪守明論不失信 建儲請而吾輩大臣禁無一言可乎倉卒具一疏首列公名以進公開 與同官兩公商權而新安相公故建之若不知有前論者乃曰小臣以 建儲事者而工部主事張府德忽復言之時公方在告不勝為愣方欲 大事定矣每諸司接見皆以此言告之故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未有言 犯從中處分册立事必再改期吾輩硫特報聞耳奈之何哉公乃別具 送閣次日科臣來索閣中以故事卻之大紘乃疏綸公迎合上意以固 而新安疏亦與諸疏同發時羅給事大紘新任公令典籍從科中取回 位而武英黃中書正賓繼之公有疏辨上復優答然人情世局如狂瀾 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猶列臣名臣不知也臣謂册立 をシニートし

手札詣申公及許公邸論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安公有力焉卒 求去非盛世事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上意動于是遣二中使齎 疏引去明言非是獨公內直爲上調劑之奏贖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 在政府鑒於前之務相矯者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齡乾不已乃引科婆 者詣軍門謝泉九人於市浙兵乃安申公時行當國許公國與公皆同 安出公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蓟門張 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詆楊公爲阿吳門競請斥罷二三大臣亦多抗 命題以搖上心太宰楊公日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間起大獄邪因覆 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巫論以禍福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 不可解則峰屯而櫻於市朝遣左司馬張公住胤以節銭往過公問計 余文敏公有丁萬曆十年以禮書入閣辦事會浙兵大課凌紀制府度 沸鼎閣臣何以自安後十餘年而儲位定矣向之紛紛竟何爲哉 日乃密疏言言官可任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 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

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屢懇賜免庚寅元日召四輔 甚而疑羣臣之請為離間公疏云凡稱離問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 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以册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 意云何公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 日入上手握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 情疏請省父得請還里再起入閣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 王文肅公錫爵萬曆十年壬午入內閣辦事先是公以江陵相父喪奪 前上力止之日不可旋出维給事于仁疏欲寅之法而獨寓目公日卿 年五十八 名爲間也具言册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 册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 而間使疏之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勸 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 上臺臺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 Щ 見 技 宰根下

靈兩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者旣而 有都城里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 年所奉之屢日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 着之二十八

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會礦議起上遣問閣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鑛 得中辍辛卯公以母病得請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 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鐸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窺淺深非算事 連接御札册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彌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 止矣癸巳公又屢召復起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論援租訓立嫡不立 併舉行公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册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

他人之假借以倫亂眞哉遂擇公所擬前論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 並擬傳帖二道而求上俯從其後者尋奉御札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 中宮養育庶子者欲皇長子卽以中宮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

旨公隨奏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

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中宮無子乃行册禮命公作一論

起公復具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早定大典息衆置次日奉諭昨者元輔 臣上欲大有處分又疏力解之公見國是人心日就殺亂乃疏陳泰交 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村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 疑闍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公於察典毫 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郎陳泰來等 復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 請急動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 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立儲建言謫戍公業為救解因連進二疏一 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禄寺丞朱維京 反覆勸朕早行册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 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章奏請 要務期以定國諭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 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旣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 洒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

《 卷之二十八

行且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 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决矣會有大病即得請歸因密薦舊輔王 水火之勢公當進泰交用人兩疏雖素温答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旣定 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置遂成 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公又具 講讀遊詞林諸臣幷挺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上俞允天下 後行即可詳酌之公請皇兩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上報可因請侍班 切論有人不能堪者上略不爲迕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札册立俟旨 乎上召曰朕子明歲當蓄髮期矣卿奏凋悉苦心公出連上六疏危言 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之元子 至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公于暖閣公即申前請上日稍需之公曰皇 紫微垣公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册立可禳此變 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丁未上又遣行人敦趨入朝有虞公出而欲 疏曲請得少減上既美明獨斷觸迕者不復賜還甚有以後言加罪前

徵號推思舊臣資動存問曰册立狀志已定但因激聒故從延緩知卿 激刑部郎饒伸併疏攻公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壁星 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疏請覆試語稍 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具載集中未有趙其非者若三王並封上自法 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册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 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辛卯公已致政歸册立禮成上聖母 肅皇帝為之非公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辭耳歲戊子公子衡 里居例得密封言專或賜印章為識者有之卽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 心良切特論知之聖論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公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 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公不置復召輔政加少保遣行人敦趣入朝 上雅欲以廉節勵世磨鈍如嚴公淸海公瑞業峻擢之而手書公名於 而公父子交病公解益堅攻者日益衆而上旨益温召命終不可挽蓋 可怪也乙巳聖母壽開六袠適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公

見

四十五

扼之者與乘而修忮者爭以三王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先朝輔臣

仍至閣道所以乃發今以我輩或不知有徑中發者矣上智出千古必 綸綍上有所易也必中使論意王公堅執論率十從五六卽不從亦必 也張公又云外廷讜議我豈不願左袒第上所托腹心者惟我等二三 投石矣然則今日之事由公去位故若此使公而在列必能先事以弭 約之繩直故所言皆合靡不圓轉而冰釋我等訥訥拂辭如挺撞鐘水 不謂袞衣之有關進說輒左惟王公能窺上意所向以頌德先之乃後 人若失分謗之意而惟衆是從上必曰汝亦背我獵下譽此一錢絕堂 除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然則公安可一日不出

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網紀漸弛衆心喁喁請以聖節出御 敦趣十六年還朝時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上揭言邇 其持論慷慨引大義類此 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爲名言臨洮之變首輔欲俟虜 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 許文穆公國萬曆十一年癸未入內閣時有摘科揚事語侵大臣者公 樂左右屏息一老內人前問焉上日汝攜我何念內人日慮王閣老去 之矣此爲相所以難者也公初求去甚力疏五六上不已上當輟食不 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掩柟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 耳上曰然爲奈何安得公清不避怨如茲人者蓋都下相傳言如此 畢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論旨曰王閣老忠 王回巢專力公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數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網 王文端公家屏萬曆十二年入內閣丙戌以母喪歸几五年上遣行人 四十六

陛亦睽隔矣夫宰相冒不釋之疑然後天下蒙太平之福蓋昔人屢嘆

衛官京衛官遊尚書同亨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論天下有叛軍 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先錄詔馳報禮臣行 九人情大譁中官李俊論公册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 太倉王公入侍而與新相趙公志皐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議汰京 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時行亦去柄政且屬之公公乃請趣 策罷公乃疏言國所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去臣不得獨留 旨以請上既怒有德因責輔臣不當附和又為更期三年於是許公國 郎張有德復請造辦公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之乃亦引諭 上雖不懌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也明年入月工部 卿知爾奈何遽爾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識責然 俟而亦隱十五歲語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論公後所傳止令 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 如有復請直遇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挺傳禮以進 愛之心狀已悉喻翌日為出御門延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

李獻可等又以豫教儲教請嚴日繭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 **黄毋問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話主者名置之法事乃定明年壬辰科臣** 自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認而以臣封還內降致獲譴訶繭削轉相 不報而他中教科臣者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疾求嚴言詩宮豫教 寧有叛官若曹敢于禁地遊辱大臣罪死不貨衞官開皆解散有司欲 云或謂公相臣也即諫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次爲高公 具疏謝因堅臥不出又再諸乃聽而令守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復召 痛切上終不九而遣中宮臨問論日卿其洗沐醫樂自輔毋言去也公 陷主於不義治辱朝廷死有餘戮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台 **株累道路之猜疑横生宫剛之讒構交作其于虧損聖德動搖圈本非** 細故也今臣既無匡教若復漢認依達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 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二年元 謂否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爲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 子出閣又數年青宮遂建公舉手加額以祝齋沐表賀上亦遣行人齊 だりニートし 四十七

ţ

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恢開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 羊酒銀幣問公于家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 措置積為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當以大義兩譬解之交 見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 實入詞林後更留意通今之學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 允行乙未冬言官同時被旨落籍者二十餘南北臺省幾空公與同官 及此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做宋正史例開局纂修詔 資訓祕在金匱而會典職掌又澳而不屬野史諸家更我而不典苟不 陳文憲公于陛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入內閣公少從太傅公習國家故 相服也迨升揆席惟公延納侃詞正色百僚傾仰迄無後言 密掲載を買え 趙文懿公具 老けニーノ